腌笃鲜

王云燕

惊蛰过后，草木衍发，那漫山遍野的春笋破土而出。一场春雨，新笋时时刻刻都在抽节，苏州人和春天抢时间挖春笋。逃过这一劫的新竹抽出时笔直朝天，如同一支利箭。逃不过的则化身一道腌笃鲜轻盈出场，是春天里最惊艳的汤。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概括吃笋的诀窍是“素宜白水，荤用肥猪。”。笋要好吃，一定要跟肉炖在一起，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

我打电话给上海的表阿爹，八十五岁的他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听说请他来山里去挖竹笋，他笑着说这个提议好。自从外婆去了天堂，每一年我都请他吃一顿苏州的腌笃鲜，一遍遍回味我童年时的美好时光。

1975年，上海的表阿爹到苏州出差，来到我们家。穿着蓝色碎花外包衣的我盯着他手里的大白兔奶糖，怯生生地不敢上前。外婆从五斗橱的抽屉里拿出一张肉票，让小阿姨赶紧去买肉。外婆手脚麻利地开始剥笋切笋，用叉子取下挂着的咸肉。我被抱到了表阿爹的腿上，他对我说，笋在黑暗的泥土中时刻准备着，当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时，就会冲破泥土的束缚，长成一棵参天的竹子！“那我们吃了笋，竹子就没有啦！”我脱口而出，表阿爹夸我真聪明。

食材在砂锅中慢炖，“咕嘟咕嘟”的声音伴随着肉香和笋香钻进了我的鼻孔。小阿姨带着百叶回来了，“姆妈，鲜肉早就抢光了，有肉票也没用。”外婆叹着气，责怪小阿姨办事不力，表阿爹笑着朗声说道：“这怪不得伊的，谁叫我是不速之客呢。侬是要烧腌笃鲜啊？没有鲜肉也可以的。”“那怎么行，上海人讲究的哇。”外婆客气道。

时间一到，这道大菜终于出锅了。撒上一把翠绿葱花，奶白色的汤里有嫩黄的鲜笋和嫩粉的咸肉，百叶结吸饱汤汁，鲜甜爽口。表阿爹不断赞叹，“鲜得来眉毛也要落脱了”。外婆开心地笑了。

过了二十年，我到苏州出差，接风晚宴上就有一道腌笃鲜。除了正常的那些配料，还放了莴笋，颜色是更好看了，不过味道却多了一丝苦涩，也不觉得有小时候那么好吃。我一边吃，一边和同桌说起这道菜的故事。相传红顶商人胡雪岩宴请左宗棠，将火腿加上从绩溪老家运来的春笋，放入锅中用旺火炖，锅中发出诱人的香味让左宗棠吃得非常满意。后来，左宗棠任两江总督，便将这道菜带到了江南各地。

酒足饭饱，已经八点多了。想起外婆一般九点钟要睡觉， 我就下榻在酒店没去外婆家。谁知这竟然成为了我的遗憾，以后再也没机会像小时候那样睡在外婆边上了。

前两天，我订购了东北黑土地的猪肉寄到表阿爹家，又带着亲手从苏州郊外挖的春笋和农家腌制的咸肉，坐高铁到了上海。小阿姨早年也嫁到了上海，我请她也过来品尝，这还是我第一次在两位长辈面前下厨呢。我还带来了一个藏品，那个年代的苏州肉票，我们相视而笑。从弱小到强大，从贫瘠到小康，我们都是新中国的见证者。我在他家的厨房里烹饪这道腌笃鲜的时候，眼泪不听话地不断流下来，我替外婆补上了完美的配料，让思念穿越生死的界限……

窗外，春雨潺潺，这道美味佳肴裹挟着春日浪漫从砂锅里盛进碗中的时候，天地灵气都注入了进来，亦让我产生错觉，灯光的光晕里，系着围裙的外婆带着盈盈笑意向我走来。当唇齿触及清香的嫩笋，继而是软糯的百叶和丰腴的猪肉，再用咸鲜的浓汤收口，我仿佛听见竹笋破土而出的声音，听见先人们带来温暖的致意。

庐山的雨

陆燕秋

前年端午，好友在庐山东林寺静修，邀我到寺中小住。我与她许久未见，欣然允行。庐山最出名的莫过于瀑布和云雾，每逢雨季，云雾就如同一道天然屏障，遮住庐山真面目。但时隔两年回想起在庐山的日子，最令我怀念的还是庐山的雨。

抵达九江时晴空万里，三十度的太阳晒得皮肤发烫。计程车穿过宽敞的城市街道驶入庐山景区，道路变得蜿蜒曲折，头顶不知何时已经布满青灰色的云，太阳也不知所终。临近山门，下车步行数百米，耳边的雨声与砸在身上的雨点几乎同时抵达，衬衫瞬间湿了一半，我慌忙跑进附近的雨亭避雨。崎岖的石板路上溅起被击碎的雨点，山路两旁的树叶被雨水打得啪啪作响，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望着越来越大的雨幕，给好友发信息：“雨太大，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谁承想，还没一炷香的工夫，雨声渐止，天竟然又放晴了。庐山的雨真是古怪！这样的雨几乎每天都会落一场，或凌晨或晌午，或傍晚或半夜，任性却从不拖泥带水，倒也不惹人厌烦。空山新雨洗的不仅是心尘，草木在氤氲水汽中吸收天地灵气，枝干饱满伸展，深浅不一的叶片从最深处透着油光，呈现出自然舒展的本真状态。

淋了一场雨，总算见到了好友。“喝茶吗？”还没等我回答，她就牵住我的手往后山的甘露茶苑走。我们挑了角落临窗的位置，茶室的师兄从茶柜顶格请出一个天青色小瓷罐，眉梢带笑：“新得的‘二春’云雾，你们来了正好。”云雾茶是庐山特色，清明前摘下的称为“头春茶”，茶芽细如雀舌，茶汤清澈，“二春茶”则是赶在梅雨前采摘，有了云雾水汽的浸润，芽叶要肥厚许多，翠色也更浓一层。他就地取材，用虎溪泉水烧开冲泡，茶叶打着旋儿翩然升起又落下，腾起的茶香恰似山间流云，入口微苦，继而回甘，后觉清凉。唐朝诗僧皎然曾与友人在东林寺深夜饮茶，写下“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恍惚间，手中的杯盏似乎跨越了千年。

从茶室出来，天空已经开始抖落绿豆大的雨点。行至荷花池畔，朵朵白莲千姿百态，那白色像是观音净瓶里凝出的玉髓，瓣根泛着岫玉的青，更衬着白莲的温润雅致。荷叶上的雨珠已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又有尖尖小荷亭亭玉立，远看错落有致。据说谢灵运在东林寺出家被拒，遂亲自开凿东西二池，与慧远大师共同种下这满池重瓣白莲。不容我多想，头顶的雨点陡然转急，我快步至大殿屋檐下避雨。大殿正对着莲池，殿内佛像在摇曳的烛光中庄严静美，与水中白莲倒影遥相呼应。雨声越来越大，莲花雨链的水柱如瀑布般直泻而下，朦胧雾气从千米之外一层一层漫过来，掩住一重又一重山峦，直到眼前的一池白莲也被水雾笼住，才惊觉世间一切纷扰都暂作浮沉野马，隐没在说与不说之间了。

雨后的人是透亮的。凌晨四点，雨停了，山间小路寂静无声，上早课的大师父们走路如秋风飘移，目不斜视，任凭夜寒露重也只专注一步一履，宽大的海青衣袖里灌满了微凉的风。再过一个时辰，扫台阶的小沙弥就抱着竹扫帚上后山了，他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青灰色僧衣下露着半截潮乎乎的裤管，大大的扫帚跟他一样高。我正拍摄，他猛然发现自己误入了镜头，赶忙退后一步立正作揖，随即嘿嘿一笑，抱起扫帚一溜烟跑了。我继续在后山独行，整个人宛如一个空钵，什么也没盛，什么都能盛，无所求，无挂碍，风可以自由穿透我的身体。于是，我也是自由的。

前两天，好友又发来微信：“什么时候回庐山？”“回？”我们对着手机笑作一团——何妨，人生去处亦是归途。

庐山的雨真是让人怀念。

记忆中那棵紫薇树

周宏伟

近日，读到秋声老师在“惠山文心”的文章，提及母校的那棵紫薇树，不由勾起了我的回忆。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在无锡前洲镇的北七房学校读书。那棵紫薇树就种在大礼堂和教师办公室中间的花圃里，花圃的面积不大，老校长经常带着师生轮流到花圃里松土、除草、施肥、浇水和修枝，把小花园装扮得十分漂亮。在花圃里众多的花草树木中，这棵神奇的“肉麻树”，堪称“头牌”，尤其招人喜欢。

春天的时候，随着气温的升高和生长的加速，这棵紫薇树老化的树皮会逐渐松动并最终脱落，露出白净的树干，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去摸一摸。这时，花叶就会随之震颤，我们都喜欢喊它“痒痒树”，又叫它“肉麻树”。

紫薇树开花时很壮观，很热烈。它不是一朵一朵开，而是像好客的主人一样，刹那间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摆上了桌。它铆足了劲，一树一树地开，一簇簇一丛丛，让原本茂密的叶子都乖乖地让了路。紫薇树的花瓣，像用转笔刀转下来的铅笔刨花，摸起来和打皱的绢子一样。 花期也很长，有“百日红”的美誉，被民间视为“吉祥树”。

我们在紫薇树下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追逐，嬉戏，还有同学偷偷交换日记、传递纸条……偶尔，也有老师带大家到紫薇树下，教大家认识大自然。

整个学校里，多数同学都是农民的孩子，而我却是吃商品粮的城镇户口。我母亲整天死死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感到非常压抑，一直想要逃离，离开那个家，离开北七房学校，离开小小的前洲镇……当时我并不觉得有多喜欢学校，但走上社会后，遭遇了各种挫折，不堪重负时，我会回味当时校园里的单纯，经常想起那棵紫薇树。

母校所在的北七房，古名莲溪，自古人文荟萃。1905年，著名教育家华绾言先生创办莲溪小学堂，据说那时就有了这棵紫薇树。我上学时街西的北七房学校，是否就是当年莲溪小学堂的原址，我没有考证过。如今北七房整村拆迁，老居民们已各奔东西，但是，凡在这里读过书的50后、60后、70后，都清楚地记得那棵漂亮又有些神秘的紫薇树。

2001年，母校北七房学校再次易地重建，但并没有砍掉紫薇树，而是一直为它寻找合适的去处。两年后，这棵紫薇树被移栽至街东的新校舍。2025年初，紫薇树又被移植到前洲中心小学。这棵历尽沧桑的紫薇树终于有了最好的归宿，在这所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学校里，它可以尽情聆听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风声、雨声和读书声中，将百年的文脉延续下去。

紫薇树，如果我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看看你，摸摸你，你还会像当年那样娇羞地“痒痒”吗？记取年少时，再见鬓已霜，或许，你已经记不得我了吧。

水天一色 王泽民 摄

母亲的手擀面

金晓玲

母亲精于做手擀面，每次擀面前都要唤来她的几个姐妹。电话声在厨房淡青色的空气中微微翘起沸腾的触肢，招摇着，电话那端泛起圆润的乡音。待她们来了，天空中的暮色已然苍茫，鸟群稀疏划过苍劲静默的松树。

母亲便在这时开始和面，如同捏制瓷器般，将面团捏得无比平滑，像玉一般无瑕。她一边捏着面团，一边与姐妹们聊家常，那些话语如同漫天的面粉一样，飘飞着。

接下来，她拿出擀面杖开始擀面，那面团此时像一座巍峨的山，一接触到擀面杖，就凹陷下一个深深的沟壑，如同海浪般荡漾。母亲双手向斜下方推去，同时微微旋转擀面杖。擀面杖的木纹与母亲涂抹着面粉的手摩擦着，发出温润的窸窣声。面团一点点垮下去，同时越来越坚韧。母亲吸一口气，用力向前推去，如同推着一块石磨。面团泄了气，一蹶不振地扩张开，逐渐失去厚度。母亲此时撒一把淀粉，用擀面杖将面皮裹起，再用力压开，如此反复，面皮便越来越平整，温润，微微拎起，薄如蝉翼，在阳光下像一层细纱。

在家人们的赞叹声中，她将面叠起，用刀将面切开，刀声如小军鼓般铿锵，每切一段，便用手将上面一层抓起，面条如同泥鳅般，挂满她的手，任凭她轻轻晃动也不会断。

开锅，煮面，水汽弥漫中她吩咐别人看着锅，跑出家门，从田里摘一把青菜。我跟着她出去，趁着她摘菜之际，就问：“妈，你为什么每次擀面都要喊上你姐姐妹妹呢？”母亲若有所思地答道：“她们家年轻人都没这手艺了，年纪大，身体又不好，手里没有劲儿了，哪里吃得到手擀面呢？你爷爷擀面的技术如今就落在我手里，我要趁身体还行，让她们多吃几次这传统的主食啊。”

此时面已熟，水汽裹挟着清香，随着揭盖的那一刻喷涌，大家围坐着，眼前的面汤蒸腾着，咬开，略有些粘牙，带着手工制品独有的粗糙和沁人心脾的香。母亲的姐妹们边吃着，边回忆过去围在我爷爷奶奶身边吃面的日子，吸着鼻子，不知是因为着热气，还是因为回忆的触动。她们开玩笑说：“珍啊，你要不去街上开家面馆吧，让像我们这样的人能经常吃上这面。”母亲只顾笑笑，眼角浑浊。

手擀面香，伴随了母亲那代人的过往岁月，却越来越远，越来越迷离，而母亲坚持擀面，或许是对手艺的执着，或许是对过往的怀念，又或许只是想陪陪自己的姐妹们，让这份味道能一直延续下去，成为她们碌碌而孤独的生活中的一丝温润。

手擀面，从温饱的食材，逐渐成为一个家庭联系的纽带，那筋道的面皮，似乎有无限的韧性，裹住了一颗颗老去的心，在疾驰的时光里历久弥新，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珍贵。

掉地上的西瓜

方成龙

今年夏日来得早，在合肥街头，西瓜都叫市了。听着这叫卖声，瞧着鲜红滋润的西瓜，口中生涎，脑海里情不自禁浮现出经历过的一桩瓜事。

十多年前，我在南京的一处工地驻点协调施工进度，正赶上盛夏。那天晚上，工地没安排干活，我吃罢饭在外面溜达一圈往回走，经过路侧彩钢瓦搭设的员工宿舍，忽然有了进去瞧瞧的念头。我转身随手敲开一间房，嗬，五名员工正带劲吃西瓜呢，有物资管理员老李，见习生小张、小陈等，他们见我来了，先是一惊，而后满脸喜色。桌上正好还剩有一牙，水汪汪的，比较大，水红的瓤子，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老李站起来双手捧起，递到我面前，让我“尝一尝”。

这突来的阵势，令我不知所措，我一边摆手推让，一边说些感谢之类的话。没有想到就在这推让之间，老李双手没有捧稳，啪嚓一声，西瓜掉地上了，瓤子也摔掉了一小半。顿时，老李惊愕，面露出尴尬。大家的热火劲瞬间凝固了。但我没有犹豫，弯腰捡起西瓜，又把摔碎的瓤子拾起顺手放入垃圾桶里，再把那大半牙西瓜伸到水龙头上冲了冲，转脸朝着大家大口地嚼开，还连说“好甜好吃，不浪费！”老李他们被我这一套整懵了，先是吃惊地看着我，跟着哈哈大笑。

工地的施工，日日在推进。此事过后不久，业主组织标准化工地检查，给予我们高度评价，说比以前有了大的改观，还夸赞“注重节约，工地钢筋头、废旧小型工具都堆码整齐，管理得很有条理。”年终项目部评选先进，老李获得了荣誉，主要是他在抓现场材料节约方面成绩突出。我在颁发证书时，他紧握我的手饱含深情地说：“能获得这个荣誉，还是从你的话中获得的启发。”我听后惊诧了，一时不知如何接茬。他又说道，“是那次吃西瓜，受你说的‘不浪费’启发。”“哦，还有这事！”我握他的手更紧了。

后来，小张、小陈告诉我，那天吃西瓜我走后，他们很久没有散场，老李让他们思考，西瓜掉地上都可以冲一冲，不浪费，工地的边角废料、各种旧机具不也可以理一理，“冲一冲”，做到“不浪费”吗？从那以后，老李与小张、小陈他们的工作更仔细了，节约了成本，增加了效益。

迎来第二年盛夏时节，承建的工程提前实现了竣工。老李提议开庆功会时请大家吃西瓜。那天，人们围坐一圈，边吃瓜，边聊工地上的事。老李讲了那次西瓜掉地上的事，讲了工地上后来抓节约、不浪费的事，讲得激情满怀，满脸通红，大家听着吃着思忖着，我也心潮澎湃，为这样有心的员工而鼓掌。

从那以后，我听到叫卖西瓜声，抑或看到西瓜，就想起那掉在地上的西瓜，想起老李和小张、小陈他们……

诗 心

柳再义

今天早上，我突然就在想，诗心究竟是什么呢？看到某张照片，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诗心无非是人们难以获得的简单与纯真。

山和水还有月光，都是自然的。去到一个地方，没有人，没有繁杂，画面是单纯的。人就像一层一层脱掉身上的袈裟，获得安宁与自由。

在海边和乡村生活的人们，他们与潮水和泥土相伴。自然是诚实的，值得信任的。他们也无须防备的心。房屋是敞开的，自然的风会吹进去。心是敞开的，温暖的阳光会照射进去。

我渴望这样的轻盈，无所谓老实人狡猾人，无所谓智商情商。在天地之间，安静地活着。

如果我不能去到这样的地方而隐于都市，我也要抬头看看天空。我像一块石头在流水里，显得有些陈旧。

孩子们的眼眸特别清澈，黑白分明。他们的真与善是人本来的样子。儿童的语言富有诗意，非常简单。天真无邪像蓝天纯净。

我坐在路边的长条凳上，等待黄昏。越是夜晚越是安静。当我想起童年的时候，内心是温柔的。当微风吹过，我心的琴弦会发出声音。

与百岁诗人的对话

彭之俊

在通城的那张病床上，
护工转身的刹那，你是否想起故土，
沈桥村的那一草一木，暮色下的茅屋，
游泊的炊烟，波动的麦畴，永锁记忆。
秀才巷的那一砖一瓦，屋檐上的猫儿头，
倚墙的藤蔓，争相着点染进《蒲塘十景图》。

在保健院二十楼的窗外，
一丝柳絮贴着玻璃飞舞，望着你的白发，
告诉你，又一个文艺芳菲的五月来临。
江海大地，诗歌线上，苇笛不再喑哑，
手持《沙白传》的后来者，用他们的韵律，
揣摩你的百年诗心，去捕捞诗性的光芒。

断章不断，寻梦者不再独享寂寞，
走出那螺壳斗室，撑一叶扁舟，把水乡行。
水杉站立着等你，小草闲花低唱着等你，
何时浅酌一杯白蒲黄酒，再觅江海诗踪，
一路风景，几重意境，诗人哪里只是砾石！

南河记

余昌凤

在农家博物馆深处
木织布机，把时光纺成水纹
那一柄七百年前的纺锤
幻化成今天的
船桨，摇醒沉睡的南河

我们乘船，将竹篙探进时光涡流
捞起沉沙中半枚古钱
两岸青山次第展开水墨长卷
萧何夫人的粉水揉碎桃花
文龙岩的月光，溶洞的钟乳石

随心波忽明忽暗
最终，都荡漾成南河的涟漪

南河的水流过谷城，玉带轻解
神农架的云在漩涡里打了个转，被
汉水轻轻托起。掬一捧清甜
那个漂泊的孩子
回到了故乡

香炉石，双手合十
替我们祈盼大地丰收
游轮刺破霞光时，惊飞垂钓的翠鸟
今天，我们是三十里南河贪欢的鱼
“小三峡”的云雾
奔袭而来，又奔袭而去

春风孕

董树平

衣角被墙皮掀开
蚕食的样子没有蟋蟀悲观

盔甲依次归位
蜕变，幻境。无计可谋
桑叶便有了盼头

庄稼地长出稗子
盼春风受孕
月光爬楼梯，一堆揪心事

找个渡口，满屋子的空
落叶向下，对地心跪拜

树梢的胚胎
还没有睁开眼睛
遗落只因为填补伤痕

绝望之花

周雪

一望无际的沙石里，长着
星星点点的花草
大风拂过倔强的花朵
沙尘，在风中轻轻摇曳
覆盖游人的足迹

鸟在幽静的荒野鸣叫
巨大的翅膀在流云里飞驰
这朵小花在沙石间轻轻摇动
细细的沙从花中坠落
我用手轻轻接住。沙粒
沾染花香，变得有些可爱

在这样的时空里
我失去了来时的痕迹
似乎我不是过客般
却在贫瘠之处拼命不止

被天空爱过的人

史烨

不知天有多高，梦有多远
但我知道，爱的天使在天上飞

阳光下，草木有爱
芽发两瓣，仿佛张开了小翅膀
冲天振翅，奉献一脉花香
向高天表白

我们都是被天空爱过的人
围绕在最爱我的人身边
和最爱的人在一起，是毕生所愿
带我放风筝的父亲已去了天堂

今天，我带着小孙儿放风筝
仿佛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告诉他我把他的爱转给了儿孙